



# 水塔放歌

槐華著

長空文化社

# 序 詩

## 一

假期，山崗下的宿舍，  
一片寧靜。只有一個房間  
燈光那麼明亮，  
歡樂也那麼明亮……

一位伙伴用那拿慣理科書本的手，  
拿起「在懸崖上」；  
不久就一聲不響了，  
任濃咖啡漸漸地變冷……

我却在收音機旁邊，  
聆聽着遠方的歌曲，  
寧靜的夜，我的心

充滿着壯嚴的激情……

有時我跟伙伴們上水塔看星，  
那裏是南十星座，那裏是北斗七星；  
有時我們採摘帶露的相思樹葉子，  
讓飄盪的葉子閃耀着紅日的光輝……

那些日子，我讀詩和寫詩，  
生活比所讀所寫的要美萬倍；  
那些日子，我不知道——  
馬來亞有苦難的人民……

### 三

告別了山崗，  
告別了水塔，  
和伙伴們告別的時刻，  
把手握得緊緊。

我開始新生活，  
新生活震响着戰鼓的聲音，

我跟人民一道，  
踏着鑿鑿鼓聲前進。

讓我這不再是書生的手，  
掄起大斧，砍向舊世界；  
而我這走慣柏油路的鞋子，  
如今常常沾上鄉村的黃泥……

我希望我未來的詩，  
充滿着鄉土的意志；  
將來有一天，借太陽的熱  
借滿天的紅霞，寫我的詩……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

# 昨天，今天

我曾經這麼渴盼，  
飛向春花燦爛的江南；  
我又會如此夢想，  
探望那維吾爾姑娘。

可是，像薄霧、像雨後的炊烟，  
我不再渴盼和夢想，  
我不再渴盼和夢想……

我怎能忘記母親的恩情？  
我怎能遠離并肩作戰的伙伴？  
啊！願那嚮往的心——  
變成向日葵、變成迎春花，  
爲這綠色的膠林撒上繽紛的彩霞……

一九五八年二月廿日

## 誰知道呢 ……………

我想忘記——  
然而我怎能忘記  
    那短暫的相逢？

啊！當我被介紹的時候，  
為甚麼你的臉上泛起了紅霞？  
而你的輕輕的笑聲，  
好比那清涼的溪水……

三個星期過去了，  
我好容易熬到第二次會面；  
是這樣一個雨後的夜晚——  
啊！窗前的河水閃着銀光……

而在燈下，  
你坐在我的面前；  
誰知道呢，  
你總是不說話？

偶爾你抬起頭來，  
在欲語未語之間，  
却先泛起了紅霞……

于是我繼續講書，  
你却在撩動垂在胸前的辮髮；  
啊！誰知道呢，  
你爲甚麼撩動辮髮？……………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

# 新加坡河……………

## —

在那細長的新加坡河濱，  
有一扇臨河的小窗；  
窗外看不到草原月色，  
也看不到茂密的膠林……

在那裏我渡過苦難的童年，  
那一年，敵人侵犯我的家鄉；  
烽火把河水照得紅晃晃，  
雄壯的歌聲中，義勇軍上前綫。

如今我永遠不能忘記：  
父親參加了義勇軍。  
每夜，我緊靠在母親的懷裏，



望着晃紅的河水到天明。

如今我永遠不能忘記：

轟轟烈烈的勝利大遊行。

那天，我和母親沿着河邊跑去，

淚水突然湧上她的眼睛……

啊！那時候我願過着平平靜靜的日子，

我那樣害怕警報和火藥氣味；

但是，誰帶來了新的災難——

新加坡河日夜哭泣……

## 二

在那細長的新加坡河濱，

有一扇臨河的小窗；

窗外看不到草原月色，

也看不到茂密的膠林……

但是，我親愛的家在那裏，

傍晚時分常有搖櫓的聲響，

常有風箏的飄盪，

講古攤的聽衆，忘却了霎眼……

在那裏，我也曾熬過燃燒的日子：  
跨越河水的吊橋架起鐵刺網，  
白天，辜加兵放哨在橋上，  
無邊的夜裏只有河水的湍响……

多年來我被迫到處流浪，  
我渴望重見那臨河的小窗，  
這時刻，夜色蒼茫，  
我的母親該亮燈了……

我遠望天涯，  
心上湧起無邊的悲憤；  
只見茫茫的月色，  
籠罩着蕭蕭的膠林……

啊！悲慘的往事我不能忘，  
美好的明天更使人神往；  
你唱起戰歌來吧，新加坡河啊！  
讓我的祖國萬里鮮花萬里紅！

一九五九年十月卅一日

## 你死在熟悉的鄉土上……

你死在熟悉的鄉土上，  
敵人射殺你，用美製的機關槍；  
你是死在熟悉的鄉土上呀，兄弟！  
那槍聲還在森林的上空迴响……

爲甚麼你的眼睛睜開着？  
爲甚麼滿含着淚水？  
你是否想起了祖國的明天？  
是否惦念着親愛的戰友和母親？

你不見那淡黃的花悲傷地抖落，  
那低低的風像母親的哀號，你聽見嗎？  
在熟悉的鄉土上，  
用你戰士的生命寫下明天的國歌……

這就是你滿含着淚水的原因嗎？  
這就是你死了還緊握着槍的原因嗎？  
在你最後一聲心跳裏——  
震响着當年的誓言……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 誓 言

—

天空多寬廣啊，  
山崗多寧靜啊，  
我走在熟悉的小路上，  
忽而湧起快樂的又鬱鬱的回想……

曾經在寒冷的黎明，初醒的山谷  
瀰漫着雲霧；  
沿着這條小路，跨上山崗，  
我注視着遙遠的天空，遙遠的地方……

太陽漸漸升起，  
彷彿一個巨大的紅橙；  
我懷着太陽般的激情，

嚮往着祖國的明天……

我的身邊站着我的伙伴，  
他的聲音喚醒我沉睡的心靈；  
在一個怎樣的深夜，斑駁的燈光  
抖動在新加坡河……

我們在河畔一間古老的屋子，  
緊張地忘我地閱讀着；  
那一夜，那永遠永遠珍貴的回憶，  
二億人的歌聲使我睜開了眼睛……

那時我們還在教會學校唸書，  
我們的心却已大聲地震响着  
叛逆者的宣言；我們一脚踢翻了上帝，  
踏住他，豪邁地高歌……

後來我們一起考進大學，  
為共同的事業而奮鬥；  
在「迎新晚會」上，我們第一次聽到  
「青年友誼圓舞曲」……

那個夜晚，歡樂  
像姑娘的彩裙，  
旋轉，飄盪；  
像歌聲，响在每個人心上……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來，  
讓我們唱一支友誼之歌……」  
我們又害羞，又興奮，  
我們的手腳，和生鏽的機械一樣……

不久，我們認識一些新伙伴，  
我們的視線越過遠處的藍色的峯巒；  
中學時代不會聽的鬥爭、不懂唱的歌曲，  
都已迴盪在我們心間……

而且，在每個傍晚的談笑中，  
我們知道了更多事情：  
知道了遠方的紅的花、白的雪，  
遠方的耀眼金黃的波濤……

我們走着、談着，

直到夜色鋪滿了山崗；  
而後開始了夜讀，  
在公式與定理間展開了思索……

## 二

在新的伙伴中，有一位  
我永遠惦念他；  
在我遇到挫折時、在寫詩時，  
我默念着他的名字……

他和我談起火箭和蘇聯，  
談起長江黃河；  
他最喜愛的一本書，  
使我想起光輝的名字……

他接着給我描繪遠方的春天，  
冰雪開始融化，風帶着泥土的芬香，  
在海樣寬廣的土地上，女拖拉機手的歌聲  
彼此呼應，响在明亮的天空下面……

而後他談到馬來亞，



深深沒入無底悲哀；  
夜色籠罩着山崗、小路，  
風呼嘯在相思樹的葉間……

他突然握緊我的手，  
久久地沉默着；  
我深深體會到，  
那掩藏在沉默裏的萬層悲哀……

我不禁想起他大哥的死，  
那時候烽火燒焦了半壁天空  
他的二哥失蹤了，  
據說接過倒下的戰士手裏的槍……

他說話了，  
我的手被握得更緊；  
他要我用詩作戰，  
永遠傾聽祖國的呼喚……

後來他回去霹靂河邊的老家，  
向他的學生說着美麗的理想；

不久傳來了惡訊，  
他被迫到處流浪……

三

今夜，  
天空多寬廣啊，  
山崗多寧靜啊，  
我走在熟悉的小路上，  
忽而湧起快樂的又鬱鬱的回想……

我將永遠用詩作戰  
祖國啊！聽我的誓言！

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

## 致普希金

我初次誦讀你的詩篇，  
懷着怎樣的激情？  
從甚麼時候，  
你的歌淙淙流過我的心靈？

我曾經像高加索的俘虜，  
對灰色、紅色、藍色的峯巒凝望，  
這時我的心靈起伏着大海的喧响，  
這就是對你的深深的惦念……

你的歌使我想起廣漠的草原，  
綠色的波浪直滾天邊去；  
你的歌使我想起奔流的頓河，  
哥薩克的戀歌漸漸沒入黃昏的幽靜……

是什麼使我久久地依戀，  
使我的生命像飛騰的紅綢；  
呵！我會有遙遠的夢想，  
你的歌與它合拍共鳴。

那俄羅斯的大地、天空、彩霞  
山崗、河流、建設的歌，  
這一切多麼容易撩起遐想，  
呵！乘着遐想飛往遠方……

我全心渴望掬飲你的故鄉的溪水，  
我全心渴望聆聽你的故鄉的歌謠，  
我全心渴望捧起你的手稿，  
在你的故鄉，我全心渴望緊握你的手！

你的歌永遠响亮，  
如同你的祖國；  
你的歌永遠流响，  
在我心上喚起無窮的意志……

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

# 水塔放歌

我們來自祖國的各方，  
語音上帶着家鄉的風味，  
在「迎新晚會」你們給我別上小紅花，  
我把你們的友情別在心上……

我們曾經躺在峯頂的水塔上，  
七月的繁星宛如仙女散花，  
手電筒照出了潑潑的銀河水，  
織女的纖纖玉指搭着娥眉遠望……

我們面前攤開星座圖，  
每顆星都有着美麗的傳說，  
億萬年來望麻了眼睛，  
它們夜夜期待：火箭飛上天來……

水塔上也曾有難忘的夜晚，  
天邊的月慢慢升起來，  
相思樹輕笑着，含情脈脈，  
千枝萬葉間齊開了銀花。

一位伙伴忽而吹起笛子，  
夜空裏隨即响起激昂的歌聲：  
「我們永不忘伙伴的名字，  
光輝的理想把我們團結在一起……」

這是最後一次聚會，  
離別的歌在舌尖等着，  
將來只有從柔情的回憶裏，  
喚起伙伴的聲音……

最後一次讓我們齊看明月，  
在分別前互相勉勵：  
讓我們緊記住祖國的召喚，  
永遠，永遠……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七日